

大學 中庸 論語

銅版
精印

四書集

上海鴻文書局印行

大學

大舊音恭今讀如字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

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質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

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破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

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

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

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聲。後做此。明

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

論平 聲上 道如 道之 去聲 善上 聲如 善之 去聲 去上 聲污 音為 夫音 扶上 處上 聲下 同

近若上聲 近之去聲 治平下聲 治國下聲 去聲 上聲 上聲 去聲 錯音 指去聲 傳去聲 列必反 別必去聲 聲去聲

八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

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微此。物格者物理

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其本亂而未

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

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

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

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克龍也。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誥作泰。諟古是字。○大甲尚書。顧謂常日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

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日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結所引書。皆言自明之意。

已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去上
聲下
同去
同去
聲

辨
非反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

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同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

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

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

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緡詩作緡。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

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

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緡之於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緡美辭緡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

疑矣。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

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

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

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澳於六反。葉詩作隸。荷叶韻奇。

阿側下版反。喧詩作喧。諠詩作諠。並况晚反。尚鄭氏讀作煖。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特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鎔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錐錘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

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闢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懔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

之由恂懔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威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

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

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

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情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程子曰。此文此特其結語耳。此句之上別有闕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

行與 美同 延面 反去 京本

興去 聲德 音慮 錫他 浪反 腹扶 又反 胃坐 上聲 治平 屏

從月 按許 氏說 文及 洪武 正韻 並無 問字 俗從 日誤

去上 聲下 同本 音古 關反 此音 間係 借用 處上 聲沮 上聲

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

君子必慎其獨也。

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切反。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

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知惡惡。真好善則知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

幾。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

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

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音間。厭。鄭氏讀作慶。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

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

乎。引此以明上文之意。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拚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

其意。

胖。步丹反。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

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道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

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

作心。忿弗粉反。懷。救值反。好樂。並去聲。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此謂修身在

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

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

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

歌平聲

強上聲

帥與率同

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為僻，惡而之惡，故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

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情之偏，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

其苗之碩。諺音度，碩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

者，所以使眾也。弟去聲，長上聲。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若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曰：

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

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憤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

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

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

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大 學

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

后。可以教國人。天子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夭之篇。天。天少好貌。蓁。蓁美威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詩云。宜兄宜

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蓁音蓁。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鵲鳩。屬。屬差也。此謂治國在齊其

家。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

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上聲。弟。去聲。倍。與音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典。謂有所感。老。老所謂老吾老也。典。謂有所感。

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

天下。所惡於上。毋以使之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

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

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

度侍 洛反 下同 捷疾 業反

少與 並去 聲 六音 尸 鵲音

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乎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

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詩云節彼南山

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

天下僂矣即讀為敬辟讀為僻僂與儻同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天統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僻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就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

國失眾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峻易去聲詩文王篇師眾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眾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

財者末也本上文而言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切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是故言悖

而出者亦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

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同上文

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言悖

見形
向反

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
丁寧反覆之意亦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言不實
金玉而實善人也

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
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

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

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

亦曰。殆哉。

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冒。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
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忘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

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迸。讀為屏。古字
通用。迸。猶逐。

也。言有此媚嫉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
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

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息。未詳孰是。遠。去聲。若
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菑。古灾字。夫
音扶。拂。逆。

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
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

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驕者
矜高。泰者侈肆。此同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

值承
職反

敘按
說文
正語
從人
俗作
敘非

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恒足矣。恒胡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無佞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重又為出則用之舒矣。惠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

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好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為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彼

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兩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聚斂之意也。能如是。則朝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之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

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復扶
又反
卷上
聲
索色
索反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

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之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

離去外。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其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

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人所不知

幾平聲長上聲

謬靡幼反

省悉井反去上聲夫音扶

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者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

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致推

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而極之也。使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

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

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

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克其本然之善。楊氏所

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

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君子

處上

屬音

行去

知者 知愚 去聲 徐俱 平聲 離去 聲

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中庸本作

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

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

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

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

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

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道善可知然於其

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揚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

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

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吾音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

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眾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避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拳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拳持而着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樂音 洛量 去聲 度待 洛反 與音 預 必 列反 好去 聲匣 作答 反知 去聲 奉上 反 卷者 反